

河內

北平

莫斯科

尹慶耀

(44) 四〇八

最初，北越從匪俄雙方接受經援而以共匪援助較多；一九六〇年，匪俄在八十一國共黨會議席上激烈衝突，胡志明會擬作調人；一九六一年俄共二十二次大會上，公開排斥阿共，匪俄關係惡化，北越是要求召開共黨國際會議予以調處的提議者之一；一九六三、六四年，因黑魯曉夫忽視越戰、怠於支持，北越有些偏匪；蘇俄新領導上台，改變了對越戰的態度，越戰的不斷升級，又使北越亟需外援，它巧妙地利用匪俄矛盾，向雙方伸手要錢和援助物資；在戰爭的壓力日重一日，共匪內部混亂異常，以及國際局勢的影響下，北越又可能偏俄。但它的基本態度是繼續支持越南叛亂，在匪俄關係中騎牆。不到絕對有利或絕對無力的決定性關頭，它這項態度的轉變，將是輕微而緩慢的。

一 關於「聯合行動」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北越魚雷艇在東京灣襲擊美國驅逐艦一艘，四日美轟炸機六四架，空襲北越的四處基地。當時黑魯曉夫正在伏爾加河流域觀察農村，蘇俄對這「東京灣事件」的反應軟弱而無力。五日蘇俄駐聯合國代表在安理會提議，招北越代表赴安理會作證。八日匪「人民日報」社論反對把東京灣事件帶進聯合國，認為「那是把越南變作韓戰第二的美國陰謀，越南問題唯一的解決途徑為召開日內瓦十四國會議」。九日北越外交部發表聲明，內容與匪相同。這情形使得蘇俄十分尷尬，而北越的親匪派當然會乘機抬頭。蘇俄新政權上台後，不得不設法把這種頹勢挽回。

一九六五年二月六日柯錫金訪問北越，七日上午他在河內的巴亭廣場，面對八萬羣衆揚言蘇俄決不坐視美國攻擊北越。同時越共游擊隊即襲擊百里居的美軍基地，造成美軍死亡七人，負傷一〇九人，損壞飛機一九架的損失，當日美機轟炸北越進行報復。

在柯錫金停留河內期間挑起衝突，是共匪的一項成功。然而，蘇俄的反擊手段，也來得迅速而有力。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英國「觀察家」報報導，同年四月三日及十七日，蘇俄兩函共匪，前者提議俄、匪、北越舉行高層會議，後者指責共匪拒絕「聯合行動」，共匪拖延了三個月才作答覆。共匪這封信措詞兇惡，並且透露了報紙上沒有發表的幾點內容，據稱蘇俄會提議：①派正規軍四千人，經匪區進駐北越；②為保護北越領空，借用大陸西南部一、二機場，并在機場駐軍五百；③在大陸開闢空中走廊，允俄機有自由通行特權。

右述報導并非虛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匪「人民日報」和「紅旗」兩編輯部的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內，指責「蘇共新領導在越南問題上叫嚷『聯合行動』這麼起勁，他們千方百計地要舉行蘇越中三國最高級會議……」。又早在同年七月十五日，廖承志接見日本記者時就公開表示，蘇俄會要求借給空軍基地而遭匪拒絕。他說：「如果蘇聯真心要打，不必說借用基地就可自行作戰」。據日本報紙報導，蘇俄的前述提議，未經與共匪磋商即先向北越透露。這是明知共匪會拒絕，而故意陷其於不義。

前引共匪的文章中，又攻擊蘇俄對北越「援助一些東西，是別有用心」，是企圖欺騙國內外人民，企圖控制越南局勢，企圖在越南問題上取得發言權，……」。其實，共匪援助北越的動機，難道不是為了控制越局？雙方都支援北越以及南方的越共，但彼此要爭取控制權和發言權，減低對方的影響力，因此它們無法「聯合行動」。共匪那篇公開拒絕聯合行動的文章，會印成十一頁的小冊子，并以各國文字大量對外散發，聯合已絕無可能。但蘇俄仍如共匪文章裏所說：「……叫嚷『聯合行動』這麼起勁，他們千方百計地要舉行蘇越中三國最高級會議，舉行社會主義國家和兄弟黨的國際會議，無非是為了在全世界招搖撞騙，爲了把兄弟國家套在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馬車上，……」。這話是有幾分道理的。蘇俄想藉越南問題表明它對民族解

放運動的支持，以爭取亞、非、拉丁美洲的同情；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內，組成聯合支援越戰的統一機構，藉以恢復其業已失墜的領導權。共匪指責蘇俄的聯合行動，「不過是一個騙局」。指責蘇俄對美國小罵大幫忙，對北越則假支持真出賣，要和美國聯合主宰世界，而背叛民族解放運動。但它之拒絕聯合行動，實際是想單獨控制北越，而拒絕蘇俄「插手」。

一九六五年三月莫斯科舉行十九國共黨協商會見時，把支援北越的聯合行動寫進「公報」裏，是蘇俄的一項勝利。

一九六六年一月，第一屆亞、非、拉丁美洲人民團結會議在哈瓦那舉行。蘇俄代表頗佔上風。它會以某些國家無法把物資運往越南為由，提議成立一個國際援助越南基金會，共匪代表堅決反對，指責蘇俄想把三洲人民對越南人民的援助，控制在這個機構的手裏。結果決定成立三大洲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委員會，設書記處於哈瓦那，每年開會兩次，以調整並加強對於北越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越共）包括義勇軍及武器在內的政治、經濟、物質援助。這仍可說是共匪的失敗。去年十二月，蘇俄又透過「世界工聯理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宣佈訂定每年十二月二十日為「國際支援越南人民日」。今年二月「亞非團結組織會議」，又建議自三月十三日起舉行「聲援越南人民月」。這仍然是蘇俄的主使。

共產國家支援北越，應該是義不容辭的，事實上，每一個共產國家都對北越有所援助。問題是它們願不願意在援助方面成立統一機構，因而在行動上接受蘇俄的統一指揮。除蘇俄不斷提倡外，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波共中央也提議舉行各「兄弟黨」的高級會議，協商社會主義國家支援北越的聯合行動（註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五日共匪日文版「北京週報」，轉載澳共（馬列主義者）一月二十七日的文章，內稱「與叛徒舉行任何國際會議都是不可能的」。原文雖然是指共黨國際會議而言，惟衆信共匪此時予以轉載，係對波蘭提議的間接答覆。阿爾巴尼亞於二月十二日拒絕。按波阿關係會一度好轉，二月間又互逐大使。這兩件事中間不無關係。

去年七月華沙公約國家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那是在美國開始轟炸河內與海防之後。會議會發表反對「美國侵略越南」的聲明，內稱要給予北越精神和物質的支援，以及經濟、防禦武器、資材、技術、專家等援助。如果河內請求，且將派遣志願軍。不過，會議并未成立一個統一的援助機

構。十月間莫斯科舉行九國共產首腦會議，那正是在馬尼拉（援助南越的）七國會議前夕緊急召集的，會中當然會談到越南戰局，但在其簡短公報中對此并未提起。

如此看來，蘇俄藉聯合行動提高領導權的努力，也遭遇到其他共產國家的抵抗。不過，這個立場對它是有利的，它迄今仍以此為號召。共匪加以反對，却自陷於不利。

去年二、三月，日共高級代表團由宮本顯治率領，訪問河內、北平、平壤，它與北韓、北越的聯合公報中，均贊成聯合行動，但未能說服共匪。又因日共反對毛澤東強行修改雙方議定的公報，致該項公報迄未發表（註二）。共匪這種死硬的態度，使原先的同情者也轉了向，而拒絕聯合行動也成為國際共黨抨擊它的主要罪名之一。

河內的態度如何呢？想來它當然歡迎在聯合行動中接受援助。然而，據去年三月二日「朝日新聞」報導，莫斯科企圖召開之支援北越的共黨會議、或為團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召開的世界共黨國際會議，因部分共黨尤其北越表示不參加而放棄。這就可見得河內處境的困難與微妙了。

二 關於匪俄援助

共匪不斷指責蘇俄給予北越的援助物資多屬舊東西，數量與質量都與蘇俄的國力不相稱，且把援助透露給美國。蘇俄則指責共匪阻撓援助物資運往河內，是幫助了美國。甚至放出空氣，說共匪對過境物資照美金抽稅，且盜劫俄援飛機彈幫助自己發展核武器。共匪固然控俄捏造，北越也否認有阻撓運輸情事（註三）。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匪「新華社」從拉瓦爾品第發出報導說，訪問巴基斯坦的蘇俄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的斯維爾格洛夫教授在拉合爾談話，指責共匪阻撓俄援北越武器過境。他說蘇俄和北越沒有共同的邊界，不能向越南人民提供充分的武器援助。有人問他為什麼蘇俄把大批武器從海路運往印度而不從海路運往北越？他回答說因為有風險，越南附近海面是由美國第七艦隊嚴加防守的。

蘇俄援助北越，自以通過匪區最為便捷。從莫斯科——伊爾庫茨克——北

平——河內航線空運，不到二十小時即可抵達。以火車運輸需時三至四星期，但仍比海運迅速而安全。可是匪區的運輸能力如何呢？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日文「世界週報」中「英國所見的世界軍事情勢」一文裏的英方資料稱：由匪區至北越的鐵路、公路運輸能力，每日可運七萬五千軍隊或一萬五千噸補給品。共匪自一九六二年半年起，每年運十萬噸軍需品赴北越。我們想想這數字或包括海運在內，而且隨着戰況的發展，未嘗不可增加。

蘇俄通匪區的鐵路運輸，原有經我國東北及經外蒙兩線，後者早已近乎停頓，而匪區內部運輸本已擁擠緊迫，除經建、軍運、民用之外，還要運輸自己的援助物資，加運俄援當感吃力。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蘇俄「在國外」雜誌第五十期載文，抨擊共匪要蘇俄以美金交付過境物資運費。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馬林諾夫斯基在匈牙利指責共匪阻撓蘇俄對北越的援助。但共匪聲稱它是優先、迅速、免費運送俄援物資。從一九六五年二月蘇俄提出要求，到同年底，共匪共轉運了四萬三千餘噸俄援軍用物資。一九六六年第一季度，蘇俄要求撥給一、七三〇個車廂，共匪同意且準備好，而蘇俄實際交運的，只裝了五五六個車廂。共匪又說它不會收過一個盧布、一塊美元、半個格拉姆黃金的運費（註四）。

海運較陸運的運量大、運費廉。根據日方資料，蘇俄援助北越的海運，有由敖得薩經蘇彝士至海防線，但時多時少，多時每月有萬噸級油輪一、二艘，五千至七千噸級貨輪五、六艘。在東方可自海參崴及納霍德卡啓運，惟數量不多，從納霍德卡開出的油輪，常常不裝滿。且蘇俄命令其船隻，不得進入距北越海岸三〇哩以內（註五）。按蘇俄的西伯利亞鐵路雖屬雙軌且多支線，但從鄂木斯克至新西伯利亞仍僅一條幹線，而該鐵路運輸效率不佳，利用海參崴及納霍德卡海港，可輸運該路運至遠東的物資而有餘，何況一年才不過四萬餘噸呢（從六月間北越廣播否認共匪阻撓運輸一事看來，此數字是可信的——請參閱註三）？

匪俄雙方對北越的援助數量究有若干呢？這是很難弄清清楚的。去年三月俄共第二十三次大會以前，它會對外國共黨分發過一封秘密信，自稱一九六五年一年，它會給北越總值五億盧布的軍事物資，此外當然還有其他經援。今年一月廿三日合衆國際社華盛頓電：「同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應爲一月三十日號提前一週出版）稱，蘇俄已成爲對北越經濟援助的主要

國家，一年將近一〇億美元。過去十八個月，蘇俄會提供地對空飛彈、高射砲、米格機七五至一〇〇架、沿海巡邏艇、伊留申28型轟炸機、野戰砲、直昇機、新型雷達防禦系統、建設資材、軍用卡車、壓延鋼材、肥料、黃鐵礦、藥品、醫療器材、石油三〇萬噸、貨船、步兵用重火器。現有幾百個北越人在俄接受訓練，有二千名蘇俄技術人員派往北越，訓練越人使用地對空飛彈。又有蘇俄專家協助北越鑛業、電力、機械、工學關係產業的生產，并在海防港、河內的工廠內工作，監督新的工廠設備的建設。蘇俄每月用船運八萬噸物資送往河內。根據美國情報（雖經蘇俄否認），這些船上載有噴射機、飛彈、雷達裝置以及高射砲。該雜誌又稱，另據西方某專家說，共匪援助物資在重量上或許較蘇俄多，但每一噸的價錢以及其戰略價值，則遠較蘇俄爲低。

據去年十月二十七日華沙傳出消息，蘇俄與東歐已協議給予北越消費物資及援助資金（現款）約十億美元，是由莫斯科九國會議決定，并以書面通知河內政府的代表（註六）。十二月八日英國轉播了華沙消息，估計蘇俄、東歐允諾援助北越總額達十億美元，其中蘇俄佔五分之四。「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所稱的十億美元，是否指此不得而詳。

右述英國廣播又稱，最近胡志明說北越所需軍事物資，共匪供給了七〇%，蘇俄集團僅佔三〇%。廣播稱以貨幣折算，匪援應有二〇多億美元，此數目將佔共匪本身軍費的三分之一（註七）。另據「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斯伯瑞訪問河內後稱，去年共匪運濟北越的白米，有六〇萬至八〇萬噸。此外，共匪的軍事人員、建設人員以及維護維修鐵路幹線的鐵道兵團，不下數萬人，早已在北越工作，則是我們早已知悉的。

本來，援助尤其是軍援是一種秘密，因此各方資料未必能完全一致。就北越立場言，對抗美機的轟炸，它需要蘇俄的飛機、飛彈、雷達與高射砲（註八）。用卡車運送作戰物資，需要蘇俄的石油；支援南方越共作戰，則需要共匪的彈藥、砲、步槍、機關槍、迫擊砲等。更重要的是需要匪區的白米來餵飽肚皮。雙方其他援助物資，當然也多多益善。因而儘管匪俄雙方互相指責，北越則在口頭及文字中，對雙方援助都表示感謝。對匪阻撓運輸則加以否認。據索斯伯瑞報導，法共總書記羅歇（Waldemar Rochet）說，蘇俄因重要援助物資不能經匪區迅速送達，要求中共允許將緊急物資實行特別空

運而遭拒絕。北越某一負責人對此一問題的表示是：「當對方發怒的時候，那一方面都不見得光說真話」。

三 各方的企圖與彼此的關係

共匪說：「一九六五年二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訪問越南路過北京，在同中國領導人交換意見的過程中，他強調要幫助美國『從越南找到一個出路』。當時，遭到中國領導人的嚴正駁斥」（註九）。共匪不斷指責蘇俄與美勾結、出賣北越。蘇俄也以美匪華沙會談、及去年九月陳毅對日本自民黨代表團談話中稱：中共不一定取消與美國進行談判，解決越南問題的念頭等話，反唇相譏（註十）。并指共匪在香港購買美貨，且以鋼鐵售與美國。當然，這些都經共匪否認。雙方都叫囂支援北越抵抗美國，然而雙方會不會直接參戰呢？

認真一點說，雙方都早已參戰。前述「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引述美國某高級將領的話說：「就實質意義言，蘇俄的確已在越南對美作戰。由北越到南越補給運輸所需的卡車，來自蘇俄或其附庸國，自動武器是蘇俄的，擊落美國飛機的也大半是俄製的高射砲、飛彈和米格戰鬥機」。至於共匪方面，我們認為它不僅早已實際參戰，而這場戰爭大半還是由它煽動挑起的。那末，匪俄會不會正式派遣志願軍入越作戰呢？

蘇俄要派志願軍，無法冒險通過第七艦隊控制的海域進入北越，通過匪區更無可能。單只派遣空軍，不僅運輸補給困難，且北越無基地可資利用，借用大陸機場又早被拒絕，而蘇俄空軍也不是美國空軍的對手。更重要的是蘇俄深入越戰、與美直接衝突，正是共匪所希望的，它要竭力避免。

共匪軍事事實上不堪一擊，越共的人民戰爭業經失敗，離開本土後匪軍的人民戰爭更無所施其技。因此，儘管共匪拚命叫囂，實際上也在避免與美直接衝突，它拒絕蘇俄借用基地也含有此種意義在內。

北越缺糧不餓人，現平均每月有五千名正規軍滲入南越，要靠自己運糧接濟。過去湄公河三角洲的米倉為越共游擊隊控制，如果美越在該區的掃蕩成功，那些游擊隊恐怕也要仰賴北越的食糧。外國志願軍進入，將更增加它的負擔。另一方面，既以民族解放戰爭為號召，接受外國志願軍將對宣傳有礙

河內、北平、莫斯科

。更重要的是，只有共匪與它接壤，有派遣志願軍的可能，而它對共匪則心懷畏懼。它內部的親俄派固然反對，胡志明本人也不甘心作匪的附庸，大量軍進入，河內政權將大感威脅。因而，北越現今祇接受物資，不接受軍隊。根據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社里約熱內盧合衆國際社的電訊：曾於十一月在匪區旅行的巴西律師季勒米諾於同日對記者談稱：「陳毅對我說，胡志明會告訴中共，在美機猛烈轟炸開始時，他將失敗。陳毅說，中共有大批軍隊集結在接近北越邊境地區。胡志明後來說，他將不需要這些軍隊而繼續堅持下去」（註十一）。這件事最足以表明雙方的態度，共匪逼着北越繼續犧牲作戰，胡志明則情願挨炸而不歡迎匪軍。又不久前胡志明對索斯伯瑞稱，必要時他將要求共匪派軍入境，那祇是對美國的恫嚇而已。

北越不到本身力量枯竭無以為繼的時候，它并無誠意談和，每次美國停止轟炸時，它就趕運大量軍用品滲入南越，包括一九六七年的春節停火在內。

共匪的基本態度是：不許越局和平，不與美直接衝突，而長期消耗美國實力。共匪目前強調民族解放運動為世界革命的重心，主張組成不包括蘇俄修正主義集團在內的反美反帝統一戰線，以人民戰爭進行民族解放戰爭，而越南是一個實驗場、一個起點。為了不放下反美反帝的旗幟，不熄滅民族解放戰爭的火種，更為了拒絕蘇俄插手，不使河內一面倒向莫斯科，它都需要阻止越局的和平解決。為了避免本身毀滅，它當然盡量虛聲恫嚇而不與美國正面衝突，但如果越局發展不符合它上述的陰謀，北越政權不願受它控制時，它未嘗不可假河內「邀請」之名，派軍進入北越。正是為此，在大陸因「文化革命」攪得天翻地覆時，周恩來、陳毅、葉劍英等仍然叫囂支援北越。今年二月十四日林彪電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建軍六週年，還在說「中國人民和解放軍不論作出任何犧牲，決定支援民族解放陣線作戰到底」。就事實言，五角大廈的發言人，也公開指出共匪不顧其內部的動盪不安，繼續以大批武器和彈藥投入越南戰場（註十二）。

共匪已經作好一切準備，除非北越和越共繼續聽話替它作犧牲；或是美國有決心摧毀北越，共匪出兵無濟於事；大陸混亂使匪無暇他顧，則共匪出兵仍然是可能的。

蘇俄能以少量援助物資，在越南造成美國多量消耗（註十三）；它藉抽

手政策，封鎖共匪、拉攏北越、提高其本身對亞洲局勢的發言權，因此如果說蘇俄急於促成越局和平，恐也并非實情。不過它須顧慮使北越不致完全崩潰，使戰爭不致繼續升級引起它和美國面對面攤牌，因而在有利條件下它不反對和談。

過去，蘇俄將和談責任推到河內，北平則先河內而拒絕。當莫斯科舉行九國會議後不久，共匪於十月廿七日舉行核子試爆，正是警告河內不可倒向莫斯科。當匪內部混亂時，柯錫金於今年二月訪英，聯合公報中強調促使越南停戰。這也是匪俄雙方冷戰的一面。

至於北越如何呢？它與共匪對日內瓦協定有了歧見。共匪對北越正規軍參加大兵團作戰的行動有所批判，對此，北越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笋，於去年五月祕密軍事會議中稱：「我們不能把其他國家的革命經驗，自動地應用於我國。……不瞭解越南人民及其歷史的人，就不懂得越南革命的戰略戰術」（註十四）。原本親匪的政治局委員阮奇清（音）也在雜誌上為文稱，把毛澤東的原則應用到越南，「那是一種脫軌，或是非科學的占卜，算命的通常都有採取後退措施的傾向。……把已成為歷史陳蹟的東西，照樣適用於新的現實之中，而反覆說它是正確的，實是一種輕率的冒失行為」（註十五）。正因其如此，北越就連毛澤東「革命戰略」的著述都加以拒絕。此外，去年九月一日北越建國二十一週年紀念，范文同演說稱：「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各國的勞動階級、民族解放運動、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應該組成單一的統一戰線」（註十六）。言外之意，對共匪的拒絕「聯合行動」不滿，這也是可想而知的事。去年共匪杯葛的俄共、捷共、蒙共、保共、匈共大會，北越均有代表團出席。今年二月十三日「亞非人民團結組織理事會」在賽浦路斯的尼科西亞開會，共匪拒絕出席，北越仍然參加。而且，北越電賀共匪核爆但不稱贊「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北越要求美國無條件停止轟炸，而共匪則稱停炸是一種騙局。

黎笋確會在俄共二十三次大會中說過，蘇俄是越南人民的第二祖國。但關於商討「聯合行動」的會議它不參加。去年十二月「世界工聯理事會」驅逐共匪代表，北越於投票時棄權。對蘇俄積極提倡的共黨國際會議不表示意見。而且，今年二月十五日倫敦傳說，柯錫金要求北越停止對南越運送軍隊和武器，作為和平談判的重要措施，却被北越拒絕。

四 弱化而未軟化

越共於一九五九年就開始叛亂，北越曾定一九六一年為解放南越年，嗣後越共又定一九六五年為決戰年。美國在越南的行動，已使北越及越共失去「解放」和決戰的力量，當前的問題是能否繼續撐持作戰。

去年三月以後，越共已經沒有營以上兵力的攻擊能力。北越正規軍平均每月五千人滲入南越，補充作戰力量。但在森林中從事游擊戰，他們的裝備過重；進行大規模正規作戰，又嫌力量不足。因此任務不明而損失奇重。運輸補給需用卡車，更須仰賴蘇俄的石油。美機轟炸阻斷交通，去年六月廿九日破壞河內及海防附近的油庫，連石油也感覺困難。於是河內利用南北越邊界非武裝地帶，直接運送人員物資，又把美機轟炸也引進非武裝地區。共方會擬利用雨季美機支援不便，在北越邊界稍南的安南山中，與美進行大戰，但此計劃在共軍集結於陣地之前，即遭美方打擊，因損失過重而以失敗告終。十一月美軍掃蕩C區，此後又破壞越共後方基地，大量剝奪補給物資。目前越共僅能從事小規模游擊戰，所謂勝利信心全失，自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每週平均有三百人向政府軍投誠。

根據蘇俄資料，一九六四年北越產米四二九·六萬噸，而一九六三年北越人口為一千八百萬，按照每人每年二五〇公斤計算，絕對量不足。此後北越產米數量未再發表。由於美機轟炸、工業生產與運輸方面的人力需要，都將影響農業生產。據去年八月底北越當局發表的資料，已經有六十五萬農民被徵用，此後當然會加多，糧食生產也就必然逐漸降低。

因為物資缺乏，實行配給的範圍擴大。兩個月一小盒火柴，三個月一塊肥皂，米、肉、砂糖尤感不足。因此，它更須依賴共匪的糧食。生活艱苦使共產政權在人民中失信。北越共黨理論雜誌「學習」月刊，承認去年七月發現「多數反革命政黨」，暗示這些反對份子有很好的組織。十月廿二日共黨機關報「人民報」稱，這些現政權的反對者破壞法律秩序，要求保安隊注意他們的陰謀，呼籲「保護我們的領導機關與軍隊」。目前，北越在加強警察對人民的監視，並在人民間加強政治思想教育運動（註十七）。這些，都可反映北越內部的沮喪、恐懼與不安，時間愈久，河內政權愈須對內對外

兩面作戰。

由於共匪的「文化大革命」，匪俄關係迅速惡化，從蘇俄匪區軍援路線，頗有斷絕的威脅，且據最近美聯社電訊，匪俄的援助早已在減少中（註十八）。此種情勢，難免引起北越憂慮。因此傳說北越內部強硬派逐漸失勢，并非不可信。

惟共匪方面正猛烈抨擊英俄會談，斥蘇俄為美國第一號幫兇，其頑強態度未改；柯錫金與威爾遜的祕密協議雖不得詳，但他在英期間公開場合的講話，仍然支持北越的立場；而北越「人民報」直至二月四日，還在強調它的四條件以及越共的五條件不變。目前，北越要求美國無條件停止轟炸，共匪則認為問題不在此，而要求美軍全部撤出越南，全部停止「侵略」。關鍵既仍在共匪，所謂和談更未必樂觀。

以共黨為對手，談和比作戰更為困難。黑魯曉夫曾經說過：會議是使你已經得到的獲得承認，如有可能就要得到更多的東西。換句話說，西方是以讓步妥協為出發點進行會談，而共黨却是為了攫取獲得才來到會議桌邊。這是需要大大提防的。使得原來行動的動機模糊，使得軍事上的勝利消逝，使得反共形勢業已燃起的希望之火熄滅，其嚴重後果決不止是使過去的犧牲付之東流。至於尚未望到和平邊際，即先製造姑息空氣，從那一方面說，都是不智之舉。

註一：自由世界早有所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真理報」編輯部文章「關於中國事件」中，公開提及此事。

註二：最近「紅衛兵」大字報透露此事，引起日共反駁，使雙方關係益趨惡化。

註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東京收聽北越VNA通信社廣播，以駁斥西方造謠方式否認共匪會阻撓援助物資運越，其時恰在俄指控、匪反駁之後。

註四：請參閱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七月七日「人民日報」匪外交部發言人聲明及評論員文章「誰是謠言的製造者」。

註五：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日本大陸問題研究所，邀軍事家十餘人，座談越戰問題。本文所引係十一月號「大陸問題」雜誌所載該座談會紀錄。

註六：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朝日新聞」。

河內、北平、莫斯科

註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一日合衆社馬尼拉電，馬尼拉新聞人員喬斯

正訪平時，陳毅告訴他說，中共給予北越的援助佔總額七〇%。又據英國戰略研究所同年八月資料稱，共匪防衛支出佔其國民總生產百分之十，概算當為六〇億美元。

註八：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麥納瑪拉在美國會稱：北越有米格機一一五至一二〇架，內九五架為米格15及17，有二〇架為米格21。按米格21共匪不能生產，至高射砲則匪俄雙方均可供給。

註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與「紅旗」編輯部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

註十：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消息報」。

註十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日報。

註十二：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央社華盛頓合衆國際電。

註十三：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三日出版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稱：蘇俄年間對越戰注入約十億美元，使美國損失幾千生命，年間約耗費三百億美元的直接戰費。

註十四：轉引自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五日「世界週報」山下正雄：「險惡的三角關係」。

註十五：轉引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九日「世界週報」漢尼(P.J.Honey)：「河內強硬派在後退」。

註十六：同註十四。

註十七：本節資料多根據註十五漢尼「河內強硬派在後退？」一文，及一九六七年新年號「世界週報」同作者：「開始為將來作檢討——一九六六年的越南」。

註十八：美聯社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華盛頓電：俄援一九六五年估計為二億至二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一九六六年約一億七、五〇〇萬至二億美元。一九六七年將更減少。軍事技術人員一九六五年約三千人，現在約八百至一千五百人。開抵河內之俄商輪，一九六四年每月四艘，一九六五年每月六艘，一九六六年每月約十艘。匪援武器一九六五年三、五〇〇萬美元，一九六六年五、六、〇〇〇萬美元。按此項估計與其他資料相差過巨。但匪俄援助因其他關係影響，有減少趨勢并非不可能。